

重点推荐

作家孙晶岩4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北平抗战秘闻》(中国书店出版社),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真实生动追溯北平抗战的力作,有诸多突出的亮点。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作者请教了来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高校抗战教研室及北京、河北等地多家抗战纪念馆(室)的专家学者,对当年抗日战场和平西、平北、冀东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地形、地貌、遗迹做了实地踏访,抢救性深度采访了近200位90岁以上高龄的抗战老兵、支前模范、地下党员、文化名流、市井平民、日军暴行受害者及他们的家属、后人,查阅了相关史书、区县志、档案、碑文和当年的报纸、日记、往来电文。在此基础上考据印证,《北平抗战秘闻》对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全民抗战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古北口长城抗战,做了全景式纪实报告,读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鲜活生动、真实可信、震撼感人,可谓追溯性纪实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有益探索。书中许多珍贵史料和重要内容系作家首次挖掘披露,对北平抗战史乃至中国抗战史研究都是重要的补充。

北平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和重要战场。此书以纪实的笔触追溯历史,对毛泽东主席亲自安排部署开国将军萧克、邓华、宋时轮、李运昌、段苏艺等建立平西、平北、冀

百家书

龚璇是我十余年间露往霜来、择友而友的诗人、作家。在他以往的所有诗集中,基本上都贯穿着一个恒定的主题,那便是诗人因身处江南,寂然凝虑,内心燃起的“不可离弃的最爱”,一种直面人生世界而生发的深挚铭刻的情感。而他新近出版的《灵魂犹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或许是游离于其既有诗歌图式的另一番写业绩,是他漫长诗路历程中的一次修心养性、自我清濯与恣意驰骋。我们已不再能够以“江南”“燃烧之爱”之类的明晰词语来限囿他无边的情思。诗人以其烂漫多姿的景物书写,连接着丰富的过去、复杂的当下和奇异的未来,因而呈现出某种引人遐想的象征性与可能性。

显而易见,收入《灵魂犹在》的,绝大部分是作者近些年的纪游与咏物抒情之作。诗人意味深切地以“灵魂犹在”挈领全篇,无疑是在标示他的一番苦心孤诣。“伟大,或荣耀/从沉寂的生活中,换取的智慧/减缓着衰老的时间,所以,我与你/生活着,都可以不置一词/只用眼神,对视着,彼此会意”。(《玉飞凤》)彼此会意的,正是让诗人不知所措的、藏匿在山川风物里的、隐隐作痛的灵魂,恰似“一道历史的暗纹,我,又怎能轻抚?”(《西格里城堡》)

这种情绪,正如《伏尔塔瓦河的月亮》中所写的:“一些人奔波在路上。我的故乡/盈空的沉静,是否恰如想象/或许,十六的月亮更圆。农家小院里/对月浅斟,惊艳的杯盏/与焦虑的灵魂碰撞/望乡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人知道”。这“焦虑的灵魂”,已然成为诗人在字里行间自我叙说、自我确证的精神面貌,显露出某种孜孜矻矻不断地回返现实家园、回返心灵原乡的内在思绪与情感张力。

对炒房族的文学回望

——评邵治治长篇小说《解套》 □唐达天

随着全民炒房热潮的终结,作家邵治治的长篇小说《解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这部小说既是对炒房一族的兴衰起落做了一次文学回望,也是对房地产市场十多年来潮起潮落的一次客观描摹。不少读者称其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甚或亲戚朋友的影子,读来亲切自然、接地气,有一种亲和力。

《解套》一开始,作者就将我们的视线引到一个话题性的社会焦点,就是房子问题。居住在南厦的中年男人苏宏伟和妻子眼看着房价不断上涨,存在银行的钱日益缩水,两人决定拿出全部积蓄投资买房,因为政策所限,每个家庭只能买两套。他们为了多买一套,夫妻二人不得不效仿他人办了假离婚,按揭买了两套投资房。然而,房子到手后房价却不断下降,夫妻之间的矛盾由此拉开了序幕。经过一系列风波,矛盾上升到了白热化程度,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两人只好由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苏宏伟夫妻二人无非是想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可导致的结果却如此惨痛。如何消解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这既是作者对现实的拷问,也是这部作品的艺术张力,它所隐喻的不仅是一个公共性的社会话题,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经济命题:房子、物价,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根本。从小说的艺术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开头:中年男人苏宏伟在遭遇下岗失业和妻离子散的双重打击下,如何生存下去?他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这便

真实生动追溯北平抗战的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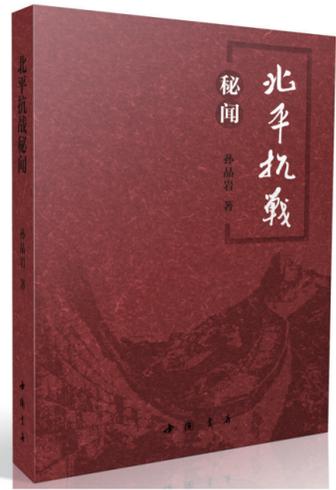
——评孙晶岩长篇报告文学《北平抗战秘闻》 □孙公麟

东抗日根据地并行英勇抗日斗争的事迹作了生动刻画,对国民党抗日名将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徐庭瑤、杜聿明、关麟征、戴安澜等参与北平抗战的英雄事迹作了详尽描写,对北平各界参与和支持抗战的事迹作了精彩记述。书中既有姚依林、黄敬、刘仁、滕代远、许建国等开国元勋的组织发动,也有商界、小商小贩的捐款捐物,亦有市井平民、普通百姓的参军参战、送水送粮、救护伤员,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书中还有对齐白石、张大千、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杨小楼等文化名家与青年学生示威请愿、罢课要演的珍贵记述,从而全方位展现了北平全民抗战的精彩画面,凸显了北平抗战在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地位。

长城抗战不仅是北平,而且是整个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首役,包括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五个战场。作为中心战场的古北口战役,历经古北口保卫战、南天门阻击战和石匣阻击战三个阶段,历时75天。此书全面、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古北口长城抗战英勇惨烈的战争场面,令人仿佛听到当年战场的隆隆炮声和搏杀嘶吼,充分展现了民族危亡时刻北平人民顽强英勇、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读到此处,我不禁惊叹作者采访的深度、文字驾驭的自如和表达的精准度。书中诸多基于唯物史观、史识、史论的珍贵记述,值得称誉。在创作过程中,作者还不吝艰辛,踏勘

了日寇在中国制造的位于冀东兴隆蘑菇峪的中国最大“人圈”,位于密云四合堂的北平最大“人圈”,位于延庆岔道、北京西苑的埋葬抗日志士和劳工的两处“万人坑”遗址,位于密云、延庆、门头沟、房山、怀柔、平谷、兴隆等地日寇屠杀抗日志士和平民百姓的20处惨案遗址,采访了近百名日军侵华暴行的受害者和家属,对日寇在北平实施的诸多凶残罪行给予淋漓尽致的揭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深情凝重的笔触,记述展现了两块古北口战役纪念碑。一块是现立于古北口肉丘坟旁的“古北口阵亡将士纪念碑”,更为珍贵的是另一块“陆军第17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此碑原立于南京玄武湖畔,可惜后来被毁,所幸碑文的珍贵内容在此书中作了记述。弥足珍贵的是,作者据此碑文查阅战役往来的文书、电报、报纸、回忆录,并参阅相关史书和史料,反复考据印证,得出此役中日双方阵亡人数的新结论。

《北平抗战秘闻》还满怀深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受训于东北讲武堂的白乙化领导的八路军知识分子团——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10团,塑造了北平抗战中知识分子的英雄群像。该团有来自北平几所知名大学的72名大学生,他们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受到过八路军比较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历经百战,英勇杀敌,为北平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全民族抗战立下了汗



马功劳。他们以浴血和捐躯的壮举向世人昭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亦有英勇不屈的侠肝义胆,更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凛然风骨。以史为鉴,可以明盛衰、知兴替。再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先烈、勿忘国耻,珍惜当下、展望未来。《北平抗战秘闻》运用唯物史观、史识、史论全景式记述北平抗战,是一部真实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力作。

“飞入我身体的,必然是足够的光”

——评龚璇诗集《灵魂犹在》 □杨斌华

诗集中的域外纪游之作,经常采用标志性的疑问方式,引入一个不确定的主体“谁”,来彰显自我的情思和内在的诘问,构设人与自然、历史和文化风物的精神连接。譬如,“谁站在囚窗前,唱起夏威夷的骊歌?”“一抬头,我看到了残忍的骷髅,向谁示警?”“惊悚的眼神中/断送着秋波,谁,屈从卑微的静默?”而种种繁复多样的发问姿态,正是诗人在不断地行走及凝神察看中,悄然于“空隙间/生长的某种意念/守着灵魂的堡垒,从前的时光/早已耗尽思想的触角”。在《哈姆莱特城堡》这首诗中,作者无异于明确地宣示:“躲藏的幽灵/正以另一种方式,确定它的归来”,仿佛是内心深处不熄燃烧的爱之再度呈展,他决然断言:“是生存,或者死亡/勒紧的剑刃/一闪亮,应该是一道爱的光痕”。在《贝拉》一诗的结尾,他再次申言:“我懂得,凝听的魅力/不论谁在喊我,都能听到爱的声音”。

在异域游走的时光流转中,诗人见证了断并颓垣般的历史遗存与地域风情。他在行走中完成了瞩目、察看和诘问的投屏,赋予所描述对象以情感性的慰抚。他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无可辩驳地交织着对于风物景观的勘察、联想式的感喟与抒怀,以及用独特疑问形态展示的自我言说与评断等多重视点。“谁,俯瞰飞鸟/与片麻岩交换内心的禅”。(《过松恩峡湾》)诗人有心激活并塑造又一重全新的景物空间,蓄力投注了主体性的内在感知与幻化意念,使得所状写之物无形中超越了它本身可测定的量度与涵容。“生命必须奔赴,让隐形的肖像/微妙地,占有一席之地”。他将无生命气息的僵滞对象灌

入了鲜活的热力与刻骨的痛感,让未知时间的动荡无序与不可能演绎成了当下意念中的确定性、自足性与期待感,从而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双向审视态的凝视关系。更富有深长意味的是,在诗人龚璇的字里行间,我们俨然发现了另一种隐在的语言风景。他就像一位不懈前行、毫无倦意的旅行者,带领着人们目睹山川城堡,宛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却怯然且真切地袒露出“人间灯火,隐浮走失的胆气”(《瓦萨沉船博物馆》),并且“把内心奇居的感觉/织成惶恐的网”。(《杰弗斯的水屋与鹰塔》)诗人守持着回望与归依、远游与返乡两种精神姿态和模式,透过绚烂多彩的诗意文字,创作了一首首镌刻个体记忆与时代展痕,又携持着内心沉痛异化感的“还乡”之诗。

在这本诗集中,我颇为喜爱那些记述山水自然、风土人情的诗篇,如《车过桑科草原》《郎木寺小镇》《桃花潭记》等,似乎透出传统水墨画的艺术效果。正如诗人所云:“闻着山中的清香/我的笔记,会有遗世的水墨”。(《铜铃山记》)更重要的是,它们显示着诗人自身对于踔厉奋发的人生形貌的积极探求,对于将自我记忆融入时间性配置的精神锚定,对于如梭岁月间鼓荡张扬的灵魂与丰盈深邃之爱的深刻理解。

龚璇素来满心期冀着“让消瘦的灵魂,注入钢筋铁骨”(《桂阳:一座城的意义》),而我却更钟情于这样的诗句:“我只想抓一把/撒向天空,开出热烈如花/分阳光,点出一瓣瓣奇境/谁在手舞足蹈?”(《在茶卡盐湖,我抓了一把盐》)这确实是一个个

人灵魂与品格在无垠天际下的锐利碰撞,它让人感受到了诗人视如“一生的重量”的烂漫童心、纯粹诗意和明媚情怀。因而,收录在《灵魂犹在》最后一辑的诗作,看来无不获益于生活的启迪与文明的憬悟,风格各异,情境繁复,展现出诗人开阔宏富、摇曳生姿的心灵疆域。如同诗中所示:“锦瑟华年,淬炼的时光地图/早已给予灵魂魔力的权杖”。(《阳小杏的礼物》)

在这些诗作中,龚璇“投入叙事的眼睛”,联缀起“继续记忆的风景”,疾徐有致、疏密相间地带出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节奏和语感。同时,在他人无法看见与透视的梦境里,诗人不断地自我质询与返观思省。那些叠映于诗行间的彷徨与呐喊、低落与昂扬,应该就是诗人自我乖张错杂的双重心相的绝对咏叹。我想,所有这些,或许正证示着诗人永远无法逃离、忘却自己处于现实与精神矛盾交织、两难悖谬的艰困境地,以及无法圆融内心热切渴盼的精神还乡之梦。诗集最后的两首小长诗《1405年:郑和的梦想与远航》《不朽》显现了两个历史人物的卓越功绩。他们恰好践行了诗人在精神层面上所执著的“远游与返乡”。他们的行动最终的价值旨归都是,“让灵魂的认知,抵达最远的地方”。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龚璇的《青瓷匠》或许更加清晰地抒写了自我与当下、自我与幻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只是偶尔经过。一个影子/试图触摸灵魂,不会在身体内翩舞/受雇虚像,就是浪费生命的意义”。

六。苏宏伟和他的朋友们早已华丽转身走向了资本市场,可那些没有解套的又将如何?

一群炒房客从2007年开始跌跌撞撞一路走来,起起落落十余年,到2018年,随着国家对房产市场的有效调控,尤其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明确后,他们最终从房产市场的舞台上谢幕了。如何用文学的形式记录这一群体,如何用文学的目光公正客观地审视他们?邵治治以亲历的身份介入其中,用文学给予真实的记录与描述。这一群体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他们虽然很看重利益,但也有爱国爱家的情怀,也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担当。当2018年台风席卷南厦,他们所在的城市受到重创后,苏宏伟当即发起重建家园的募捐活动,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这一善举让人温暖和感动。

《解套》的可贵之处,就是真实记录了这个特殊群体的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记录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由不完善到日趋完善的过程,为中国特定期内出现的炒房客做了一次文学上的总结。同时,作者还恰如其分地引用了国家在各个时期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时代感,而且还具备了一定的史料性,能为研究者提供帮助。

在《解套》之前,邵治治还写了《翻盘》和《欲望迷城》,这三部作品都是以房地产题材为主的商战小说。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完美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使其产生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型小说的文学潜质。他的作品很接地气、很走心,始终关注普通平民为了求得生存在经济大潮中浪遏飞舟、积极拼搏的故事,让读者能在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能从作品中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和希望。作者力求突破类型小说的窠臼,极力向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开掘,因而这些作品便有了不同凡响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成为商战小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 三味斋

李未的游记散文在中国旅游出版社如期出版了,为他高兴。15年前,我的一部游记也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的。同样的出版社,让我自然有了共鸣。

接到赠书,便迫不及待打开。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这与我此前的两部游历散文《梦游意大利》和《用镜头亲吻西藏》也是同样的格式:文字加照片。这又是一种共鸣。

《与您同行》,这个书名亲切自然,拿到手,就让你开始了游走,是视游也是心游,并且是在“聆听自然与人文碰撞的声音”。这个声音既是来自大自然的美丽山水,又是源自他的内心深处。这种作者用心过滤后的声音是悦耳的,是令人心身愉悦的。尤其吸引我的,是他所去过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我曾游历过的地方。这又唤起了一种阅读的共鸣。

以黄山、庐山开篇,都是有高度、有知名度的地方,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1983年。那一年,辽宁作家与上海作家搞了一次联谊活动,同游黄山。同行者中有几位上海作家此后与我建立了终生的友谊。边震遐、刘世俊两位老哥已经过古,但他们的书信依然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与人生。还有当年近九秩的老作家修孟干,他将外套系于后背,登上黄山最险峻的鲫鱼背时,豪迈挺直腰杆,让同行者拍摄留影的镜头。他背上被风掀动的衣袂,竟神奇地从李未的字里行间飘飞开来。老作家的身后,他的儿子晓林如今成为我的挚友。那次游历,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黄山的雾》,刊于当年的《山东文学》。去庐山是21世纪后的事情了。那次是跟太太旅游,重点要看“美庐”,仍然是遇到一个大雾天。雾中看庐山确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与此书的缘分还不啻前边说到的三种共鸣。文如其人。李未是位有热度的暖男、有激情的建筑界人士,准确说他从事的是城市规划专业。他创作游记属于跨界行为,正是这种跨界,他与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或相似的感知。我们都不满足于一种“正业”,而是以更大的热情将多余的精力用到“不务正业”的跨界中。他是从建筑界跨到了文学界,而我是多年前就跨界到了建筑界。正是这彼此的一跨,让我们有了相识的前提。

在他的《誓言与我的文学情怀》中,已然道出了我们是在那次建筑与文学的会议上相识的。其实人与人的交往,常常在于爱好是否一致,或者说能否找到彼此间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越多可能就越具有共性共识。李未在那次会议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谈到他与儿子在美国见面时的那篇文章时的样子。那个样子,是用笑的纹络刻出的,好真诚,也好朴实。每一个细节经他讲出来,似乎比他笔下的《相逢在纽约》还生动。他不仅道出了父亲的思子心切,也写出儿子对父亲细致入微的深情。

父子间的爱再度让我有了震撼的,是他这部书的序言,竟然是他94岁的老父亲提笔成文。在列数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学史中的游记”定位之后,老家从《水经注》《永州八记》《徐霞客游记》等名篇中,将那种令人“赞赏莫名”的“多样风土人情”,去引申鉴读儿子李未的《与您同行》。老父亲掩卷而思,从中寻觅到了古人游记之遗风。

这位老父亲的序言,可以视作全书的导引,就像一座展馆,进门后,完全可以按着他的每一段评语,依次领略山高水长、万顷风光。老先生的行文风格有着散文的古雅,六段式,如同六个乐章。每段都是以同样的文字“日”字起始,如“日情景交融,文道结合”“日熔铸特点,构思巧当”“日语词细切,笔调清新”“日多姿多彩,图文并茂”“日建筑文学,融为一体”。

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会比作序者更用心地读完全书,也没有什么人会比老先生这般深入浅出地费尽思量,遣词造句,谋篇成篇。如果不是篇末标上的“胡吉章系作者的父亲,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我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与本书作者的传承关系。三代父子之情,以各自的特点与方式,选择了深层次的交流,彼此阅读着,令人感叹、敬佩、感怀。

作者写巴黎的文章,是以五种颜色阅读城市的。他坦然道出:“为了记录巴黎,我既当游人,又当文人,既忙摄影,又兼速记;行后,为了品味巴黎,反复浏览珍贵的瞬间影像,认真搜寻切身的零碎记忆,仔细回味曾经的感觉。未了,还是职业使然,视角和思维总也离不开城市、规划、建筑、人文、历史……”

作为一个规划师、一个建筑行业专家,却能在工作考察中,将所见、所观察、所感悟到的,从建筑、规划等视角和理念融汇于游记之中,又不辞辛苦地燃灯熬油,阅读大量的资料,写下每一个地域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包括捕捉每一个细节。这种案头工作,是极其琐碎与繁缛的。即使是一个职业作家,面对这样的写作也不会是轻松的,何况他还有专业方面的诸多事务缠身费神。可贵的是,他既不为专业所限,又能以优美的文字融景生情,抒发并升华着内心的感受,这委实不易,值得称道。

如果将他写国内和国外的两大部分文章相比,我更喜欢前者。写国内的《游三清山:观岩觅“仙”之旅》《黄河胜景》《金陵春梦》《游婺源:美丽乡村之旅》《雾美恩施》等,都是作者的得心应手之作。这些文章美丽飘逸、诗情画意,既体现出作者的文学积淀,又因融入了他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小时候对于乡情的真切感受,从而引发出游历文字的魅力和人生体验的价值。这是一种交融:过去与当下的交融,历史文化与个人情结的交融,职业考察与文学氛围营造的交融。正是这种交融,显示了作者驾驭这种景观和游记题材的能力。当然,有些写国内景观的文章,囿于体验不够深、浸淫不够透,文字略有简单化倾向。

李未这部游记的最大特点,是好读、亲切,自然而不矫情,也没有卖弄感。读他去过的地方,可以当作导游图,按此索骥,绝不会虚往。相较于书写国内熟悉的文化环境,作者在写国外的那些篇章中,显得有点吃力。至少有7篇,写的是我去过并写下文字的地方。李未在如此匆忙行迹间,能够拍摄下那么多的美丽照片,能够流淌出那些值得记录、弥散光彩的文字,令人钦佩。但是,如果往深一层的文化与历史积淀去探寻,显然这些行文还嫌匆促,缺乏足够的体验和诗意的升华提炼。不过,着笔不那么惹人关注的地域、不那么“热点”的地方,就会相对容易些,比如他写泰国南行的“绿椰子”,既作为一种当地景观现象,又融入了一种不同国度的文化习俗,幽默风趣中透着哲性。

引胡吉章老先生序言中的一句话:“就此,便可以毫不夸饰地说,这些富有浓厚抒情色彩的语言,确实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不是吗?”我再补充一句:除了美的享受之外,你还会在阅读中获取新鲜的认知与思考。

远眺近观 与尔同行

——李未游记散文读后

□刘元举

